

歷史與空間

三月風裡思荊楚

馬承鈞

清晨，跨出「禁錮」已久的房門，我深深呼吸幾口三月風，哇——這麼清爽、這麼新鮮、這麼芳菲、這麼溫馨！不禁想起「陽春布德澤，萬物生光輝」。

荆楚大地鍾靈毓秀、物華天寶，自古人文薈萃、勝蹟繁多，武漢的龜山、珞珈山、東湖磨山就聞名遐邇。「一生好入名山遊」的詩仙李白也酷愛湖北，唐玄宗開元十五年(727年)，新婚的李白就在湖北安陸住了十年。

溯臨長江的黃鶴樓在武昌蛇山黃鶴磯，相傳三國時蜀漢名相、河南羅山人費禪成仙後，曾騎黃鶴返此樓小憩而得名。當年李白第一次登黃鶴樓，就被其景象震撼，正詩興大發，卻見樓上有同代詩人崔顥題詩：「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」

自此李白與黃鶴樓結下深交，寫了《望黃鶴樓》、《醉後黃鶴樓》、《送黃鍾之鄱陽》、《送二季之江東》、《送友人西飛帝王州》、《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》、《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》等名篇。

詩人孟浩然是湖北襄陽人，也是詩仙敬慕的摯友，兩人情投意合交往甚密，李常以「吾愛孟夫子，風流天下聞」讚之。此年三月，孟浩然離江城到廣陵(今揚州)遠遊，李白在黃鶴樓為其踐行，並賦詩相贈。

融，絢麗斑駁的三月風光和一江春水的浩瀚無邊，寥寥幾筆酣暢淋漓畫出一幅意境開闊、色彩明快又依依不捨、情絲難斷的惜別場景。

聯想起近日各地援鄂醫療隊陸續撤離武漢的情景：警車開道、專車迎送，兩邊萬名交警和路人肅立敬禮夾道歡送，沿途樓宇上的市民揮手致敬高呼「謝謝」。

筆者忽又憶起大文豪蘇軾名詞《定風波·莫聽穿林打葉聲》來。詞曰：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。」

恰好該詞也寫於湖北！北宋元豐二年(1079年)蘇軾因「烏台詩案」被貶鄂省黃州(今黃岡)，第三年的三月七日，東坡在黃岡沙湖道上突遇暴雨，攜雨具的小童走散了。

想想我們親歷的這個庚子新春，無論新冠病毒如狼似虎，風雨同舟的中國人民不也咬緊牙關挺過來了麼？在百折不撓的中華民族面前，不管瘟神怎樣刁鑽毒辣，兇相畢露，也不管域外反動勢力如何幸災樂禍、咒罵封鎖。

開國領袖毛澤東與武漢也大有淵源。早在1918年，他帶赴法勤工儉學湖南學子進京時就目睹了大武漢的繁華喧囂。1927年，身為中共農委書記的毛澤東曾派駐武漢，在武昌紅巷13號和都府堤41號開展工作。



武漢勝蹟黃鶴樓。新華社線穿南北，「黃鶴知何去？剩有遊人處。把酒酌滔滔，心潮逐浪高」已成絕唱！

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曾39次赴漢視察、開會或休養。江城許多地方都留下他的足跡。主席愛游泳，曾40多次在此暢遊長江。1956年6月1日第一次橫渡長江。是日上午，眾人簇擁毛登上漢口王家巷的「永康號」輪船。

回賓館後秘書葉子龍對廚師說：「楊師傅啊，主席特愛吃你做的鱈魚，剛才還作了一首詩呢！」正說着毛走出書房，對老楊道：「楊師傅，你做的鱈魚蠻不錯。古代文人把鱈魚叫武昌魚，岑參有『秋來倍憶武昌魚，夢魂只在巴陵道』。

在大風大浪裡搏擊波濤，是毛一生的至愛。他每到武漢，必下榻東湖賓館梅嶺1號，那裡也成了「湖北的中海海」。1974年10月4日，毛就在這裡撥通北京專電，要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和總參謀長。

蒙強大靠山和全國人民護佑，荊楚日益向好，險情漸行漸遠。直如「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」；這來之不易的階段性勝利，不是「神女應無恙，當驚世界殊」麼？今天重吟《水調歌頭·游泳》，仍覺氣勢非凡、催人振奮——毛澤東「萬里長江橫渡，極目楚天舒。不管風吹浪打，勝似閒庭信步」的強勢與灑脫，不正是國人邁向「中國夢」真實寫照麼？三月風新來，神州更無恙！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這一部國文選本

在書店看到一本十分醒目的書，十六開，厚厚的，封面紅色底，綠黃為花與葉，五個大黑字：理想的讀本。

每次在書店看到這類書，都忍不住拿起來看看，甚至不看也先買了，回想進學院任教時，對學校自選的國文課本，十分有興趣，拿來細閱時，便覺失望；後來課本每次修訂都會「走馬看花」，都認為不理想。

想來也是。然而只要你在講台上一站，和一眾青春的頭顱對一下壘，便大感失望了，語文彎扭，「高山滾鼓」不用說，知識之差，也令人咋舌。這部《理想的讀本》(台北：爐香文化事業公司，2019年11月)，編選和撰述者共十人。



醒目的書，有用的書。作者提供

高六個學期的國文教學內容為基礎，加以擴大、延伸、改進，希望能符合強化語文教育的目的與當代年輕學生的需求。」即是：在高中課程裡，已有這些文章在。

《讀本》的選文，包括文言文、白話文和新詩、舊詩詞，第一冊凡十五篇。古文包括《禮記》、《史記·鴻門宴》、陶潛《桃花源記》、韓愈《師說》、歸有光《項脊軒志》、徐霞客《遊黃山日記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；白話文魯迅《孔乙己》、蔣夢麟《西潮·啟發西行》、漢寶德《一朵花的啟示》；另如譯作《小王子》節選，瑞秋卡森《寂靜的春天》、不聞鳥鳴；古詩選有《詩經》、王維《觀獵》；新詩有徐志摩《再別康橋》、戴望舒《雨巷》、鄭愁予《錯誤》等。

依個人的閱讀經驗，新詩三家小學時已讀過，古文陶潛的《桃花源記》，另如他的《歸去來兮》、《五柳先生傳》也讀了；至於《孔乙己》，另《藥》、《阿Q正傳》也早已塞進腦子了。現時高中一年級才讀，我始終覺得遲了。我常想，若早些灌輸他們這些語文，對當今青年人的語文水平、學問修養，一定大大有幫助。

這譯本有一大特色，除課文註解外，還有作者介紹，文章出處，甚至深入分析選文，包括所用的語言，如「庖丁解牛」，學子當有更深入的認知。《編輯後記》中有段話如此期待後生一輩：

「我們用文言文認識我們文化之所由出；透過白話文認識、理解當下與未來可能的世界。……每個高中生在畢業之前，應該被要求讀完幾本白話文創作或翻譯的書籍。」

閱讀，是必須的。可惜，我只看到第一本，其餘五本如何，那還要進一步搜集，再好好評價一番。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條長路遠、遙長路遠、迢長路遠，兩脅插刀、兩肋插刀



迢長路遠現山間，長龍排到轉彎彎；垃圾口罩隨處丟，正一多得你唔少。上述幾首打油詩出現了三個讀音相近，且意思同為「山長水遠」的成語：

條長路遠；遙長路遠；迢長路遠。究竟當中有錯別字、全部成立，還是有部分相通呢？在翻閱字典後，筆者發現不到此三詞的蹤影，類似的則有：

長路漫漫；千里迢迢；千里迢迢；長路迢迢。明顯地，此三詞應演化自此；此類詞可視作「粵語成語」。『迢』，正讀「條/tiu4」，指遙、遠。據此，此三詞中只有「迢長路遠」(把「長路迢遠」中四字重新排序)和「遙長路遠」(把「迢長路遠」中的「迢」換成「遙」)才成立。然而在Word的文檔中，其校對功能會在正寫「迢長路遠」中的「迢」下方開上紅線，「遙長路遠」中的「遙長路」下方開上藍線，顯示當中有誤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香港有好些「義」字當頭的電影和電視劇，當中主角為朋友、兄弟或手足，赴湯蹈火、義無反顧，口中常掛着：

有人認為「脅」(讀「協」)的本字是「脇」，查此字只是「脅」的異體字，即兩者皆通。然而，在字典中並無「兩脅插刀」，只有「兩肋插刀」。「肋」，讀「勒」，與「脅」同義，指胸部的兩側，泛指肋骨。據此，「兩肋插刀」較正宗，「兩脅插刀」也可用。「兩肋插刀」指兩邊肋骨插上刀，表示不怕死；比喻可承擔極大的犧牲。

新冠肺炎肆虐全球，各地政府多番呼籲民眾避免前往擁擠的密閉空間。考慮到疫情嚴峻，不少新人把婚禮日期更改，可是有小部分人本身或家中長輩因怕麻煩、吉日已定，或之後難以騰出空當等原因而堅持如期舉行。對一眾與一對新人「由細玩到大」(自小認識)或曾在人生路途上「出生入死、肝膽相照」的兄弟姊妹而言，出席無疑是一場博弈感染的考驗，但卻展現出那「兩脅插刀」的兒女家情。

詩語背後

江鄰

青年同心林

太平山上，香爐峰下，舊港督別墅遺址旁邊，有一片紫荊樹林。走近林子，可以看到一塊黑色石碑，碑上有銘文：「丁酉仲夏，適逢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。七十位一九九七年七月出生，來自祖國各地和海外華人的青年後裔，採集家鄉水土，聚首太平山頂，與香港各界青年共育紫荊。植樹凡三十五株，呈心形排列，曰青年同心林。寓意全球華人同根同心，共祝香港繁榮穩定。」

這篇銘文出自我的手筆，記錄了一場由中聯辦青年部發起、上述四家機構共同組織的植樹活動——共育紫荊。這場活動作為各界青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系列活動之一，其創意之獨特，動員面之廣，過程之曲折，組織工作之繁複，值得銘記。最後得以落實，固然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結果，實在也是天意。內地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，台灣香港澳門，海外華人，一共三十五個單元，各自選出兩名1997年7月出生的青年人，採集當地標誌性水體和土壤，攜帶來港，共育一片紫荊林。不少省市自治區還舉行了取水取土儀式，在滿滿的儀式感中傾注着特別的牽掛和祝福。

香港方面要啟動這樣一個項目，更非易事。人員安排、水土檢疫，樹苗選擇，事後維護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。特別是找一塊適合植樹的地方，在寸土寸金的港島，可是費了大勁。既不能佔用市區綠化地，又不能離市區太遠，最好還要象徵性。時任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負責與我們對接，她對各方面情況的熟悉，她的智慧、責任心和做事的勤勁兒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而「共育紫荊」啟動儀式，也成了許曉暉女士最後一次以公職身份主禮的社會活動。第二天，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，曉暉沒有加入新政府，準備赴美國深造。我很遺憾失去一個好的合作夥伴，可更讓

人難以接受的是，一年後，年僅四十四歲的她因病去世。天妒英才，我又失去了一個好朋友。

這片名為「青年同心林」的小樹林，誕生於2017年6月30日。當天早晨，取自全國各地的三十五份土壤，被分別傾倒在代表各自地區的紫荊樹下，三十五份清水則被倒入一個大水缸，再分取澆灌。排列成心形的林子整體微微向東北方向傾斜，正對北京。象徵着全國人民共建繁榮穩定的香港，香港與內地同心同德，共同融入中華民族復興大業。

從此，太平山頂有了我一份特別的念想。多次行山，都專程前往青年同心林，並不厭其煩地向山友介紹林子的來龍去脈。10月7日，適逢青年同心林誕生一百日。我們青年部開展團建活動，重返山頂，為同心林修枝培土。時令已屆寒露，卻無半點寒意。南國驕陽似火，林間清風徐徐，有幾樹紫荊已是新蕊初開，或含苞待放。登高遠眺，心曠神怡，詩興大發，戲作《青年同心林百日記》。

南國迎寒露，驕陽三十度
咱們青年部，上山去看樹
坡陡學急等閒了
歡笑聲豈可少
還是大家講得好
青年工作不顧老

此樹山頂栽，高處絕塵埃
鮮蔬三兩菜，悠然向天開
新來好奇換個數
但見幼株三十五
三十五對植樹人
各自家鄉取水土

沙土吐魯番，紅壤井岡山
雷融納木錯，波起渤海灣
千山萬水來香江
且把他鄉作故鄉
為賀特區二十歲
同齡正是好春光

長空雲舒卷，心近地不遠
共育紫荊林，同心獻慶典
回看慶典若當年

屈指數匆匆已百年
遙想大江南北客
青春一片落雲巔

雲巔上的青春，為太平山鑲嵌了一顆明珠，也裝點了七十個與特區政府同齡青年的成人禮。想想，十年後，而立之年的他們，在各自的人生軌跡上，將怎樣追憶這段共聚香江的經歷？二十年後、三十年後呢？僅從這一點上講，青年同心林，其寓意就窩心而綿長。

執筆之日是2020年3月25日，青年同心林已誕生整整一千天了。在這一千個日日夜夜裡，三十五株年輕的紫荊樹，佇立太平山頂，沐浴朝暉夕陰，見證着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與未艾的發展潮流；也遭遇了百年未遇的超強颱風、震驚中外的修例風波和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。風風雨雨中，香港正經歷蛻變，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充滿了喜怒哀樂。此時此刻，更能體會到青年同心林的深刻內涵和美好祝願。它並非自然得來，而是凝結着方方面面的付出，反映了社會各界的期許。

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秘書長梁毓偉，是這場植樹活動的具體負責人之一，深知整個組織過程的甘苦。而世間事，往往是越付出越在乎。他對青年同心林的感情如此濃郁，以致把隨後的新婚攝影也安排在這片林子裡。不久前，梁毓偉的寶貝女兒出生，也算是青年同心林結出的一枚碩果。

同心林旁邊，是一片丘陵四合的開闊地——舊港督別墅遺址。別墅1902年建成時，被形容為「山頂最宏偉最美麗的建築物」，現已片瓦不存，只留下半山坡上的守衛室。這裡被闢為山頂公園，綠草如茵，星花散落，一群孩子在追逐打鬧。不遠處，綠樹掩映中一座西式建築，名「耕雲草廬」，亦有逾百年歷史，原為匯豐銀行物業，上世紀七十年代售與日本政府，用作駐港總領事官邸。遙想當年港督在這裏宴飲派對的場景，車水馬龍，土紳名媛，而今只餘古木野草，與風聲鳥鳴相伴。時移事易，我輩復來，一如孟浩然的感慨，漫上心頭：人事有代謝，往來成古今
江山留勝蹟，我輩復登臨